



R 人生百味 enshengbaiwei

空碗

□雷文军

人?无人知晓。眼前只有一小块荒地、一座废弃的水塔。有人在水塔边种了好几行芋头,扇面大的叶子在风里摇曳,仿佛想和她说上几句话。

她的背影凝固在阳台上,连风都经过得小心翼翼。自从爷爷走后,时间成了需要一点点打发的东西。桑树没了,鸟儿不来了;堤岸硬了,牛羊散了。她的世界在一点点收缩,最后只剩下这栋空荡的楼房,和桌上那只永远等不到茶水的空碗。

偶尔,她会仔细缩好发,沿大堤南行,走过岔路口,走过电排闸,走到城乡接合部的小屋,找几位老姐妹说话。

可最近,我再也没见过她倚栏的身影。阳台上没有了晾晒的衣物,厨房窗户结起了蛛网。

我找遍屋前屋后,还好没有找到最害怕看见的痕迹。

只有那只空碗,还镇在桌上,守着满屋时光,和一段被遗忘的岁月。

年的泥土。水泥路还未修到屋旁,他就踏着最后的泥地离去了。

从此,奶奶的世界空了。

她依然早起,在厨房慢慢挪动。淘米、生火、煮粥,固执地用着柴灶。盛粥时,总会不自觉地多拿一个碗,然后对着空碗怔怔出神。阳光斜照进来,在两个碗之间划出界限,一个盛着温热的现在,一个装着冰凉的过去。

她有时会走到屋旁的水泥地上,然后直起腰身,望向东方——桑树曾经站立的地方。如今视野开阔了,一眼就能望见对岸水泥砌成的坡面。

大堤硬化后,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,可奶奶很少去凑热闹。更多时候,她习惯静立在二楼阳台,凭栏远眺,面朝南方。是在看云,还是在等待归

一只空碗,镇在桌上,仿佛将室内的空气也凝固了。

紧闭的木质门窗,漏进些日光,映得碗面蓝釉发白。满屋找不见茶壶茶瓶。只有一排柳木椅子靠墙而立,投下一道黄褐色暗影。

不见奶奶。唯有这只空碗,替她守着这个家。

粗瓷大碗,见证过这个家的所有悲欢。曾盛满奶奶熬的米粥,米香四溢;装过爷爷泡的粗茶,茶温犹存。而它最终的宿命,竟是碎在爷爷的棺头——出殡时被“金刚师傅”狠狠摔下……那声爆裂,既为亡魂开路,也为生者壮胆。那个夏天,爷爷就是在这样的碎裂声中远行的。

他是随着屋旁那棵老桑树一起走的。施工的轰鸣声锯断了爷爷守了一辈子的那棵老桑树,碾平了他踩了80



Z 哲理小品 helixiaopin

思维的茧

□陈卫华

空调冷气将双人床劈成两个世界。先生坚持睡下风口,日子久了,我看到原本神清气爽的他,开始牙根发软,眼挂青影,精神日渐萎靡。

我换过去睡了几晚,即便戴了空调帽,也因寒气侵体,夜不能寐。那晚还未入睡,就冷得实在挨不住,便伸手关了空调。凉意散尽的刹那,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。后半夜热醒再开,竟一夜安眠。原来困住我们的不是空调病,而是“夏天必须开空调”的念头。

就像那晚关掉空调的瞬间,有时只需转念一想,打破固有的思维惯性,困住我们的难题便会豁然开朗。

哲学家叔本华曾有言:“世界上最大的监狱,是人的思维意识。”

当我们挣脱“必须如此”的思维茧房,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,往往会像晨雾遇见朝阳般自然消散。蚕茧的缝隙从不是束缚的证明,而是留给新思维的通风口。推开这扇门,便是海阔天空。

请本版图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J 精粹短文 ingcuiduanwen

发芽的决明子

□李星涛

自从眼睛患了视网膜黄斑水肿后,遵照医嘱,我将平日泡饮的绿茶换成了决明子:一是为了明目,二是为了降压。

每天,我都会将泡过四五次开水的决明子,当作肥料埋进一个废弃的花盆里,原本只是想让土壤更肥沃些。没想到,过了一段时间,竟有一棵决明子幼苗悄悄破土而出。嫩绿的叶片微微张开,仿佛在向这个世界宣告它的新生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在我埋进花盆的决明子里,至少有一粒躲过了出厂前高温炒制的“杀青劫”;逃过了我二次干焙的“煎烤劫”;熬过了我每次滚烫开

水的“冲泡劫”,最终在废弃的花盆里,成功完成了生命的逆袭。它就像一个从层层围困中成功突围的勇士,带着一股不甘沉寂的生命力量,硬是从一次次劫难中,顽强地找到了重生的机会。

于是,我小心翼翼地照料起这棵不期而至的小生命。待它长出两片厚实油绿的真叶后,我轻轻将它移植到单独的花盆中,搬到阳光充足的窗边。我期待着它茁壮成长,开出淡黄色的小花,结出饱满的果实。我要请它站上生命的讲台,日日夜夜,为我讲述关于坚韧、机遇与重生的第一课。

S 生活感悟 henghuoganwu

生命的无穷可能

□张妍

在蔡澜的视频里,看到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妈教我说,你在做一件基本上可以赚钱、满足你的生活的事情以后,就要培养很多兴趣,插花、养鸟、养鱼……这个不行了,你就做另外一个。每开始一个,产生兴趣,你会找很多资料,看很多东西,进行了解。然后你就会发现,这条路上已经有很多前人了,因为兴趣一致,你会和他们成为朋友。很多人已经不在了,但在这条路上,他们仍然可以教给你很多……”

我后来常常会想到这段话。

大概在别的文章里,我也写过:从小的认知,所受的教育,对人对事所秉持的一些观点,和真实的世界是有一些缝隙的。年龄越大,那个缝隙就越大。终究是叫人失望的。但是,不能失望着去生活。那是生活里的一片泥淖,陷进去,很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。

所以慢慢地就意识到,不能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,也不能把关注点放在宏大到自己完全无从发挥主观能动性事上面。能做一些小事,有一点自得其乐的小小兴趣,就很好。

每一桩新展开的兴趣,都能带来新鲜感;新鲜的边界,就是疲惫生活中的幸福感。

怀特也说过类似的一段话:“唯有这件事,是你永远无从穷尽,永远不会疏离,不会受其折磨,也不会害怕或不信任,更不用担心会后悔的。你要做的,就是去学新东西。你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学天文,用三辈子学博物,用六辈子读文学,等你耗尽十亿次的生命研究生物学、医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和经济,接下来你可以学着用合适的木材自己做车轮,或者花五十年学习剑术。”

第一次看到这段话,特别为之振奋,只因它向我揭示了生命蕴藏的无穷可能。

将目光投注在无穷的、未知的小事上,的确能够缓解对人、对人生的失望感。其实,对人生的失望感,某种程度上,也是对人的失望。有自得其乐的事,最好还多一点,人就不会那么仰赖关系了。

我对“社恐”这个头衔也不那么介怀了。把它当作一个可用的标签,来换取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,没什么不好。

平心而论,当你作为一个人,站在一个人的对面,你对他真的会有恐惧吗?如果有,那个恐惧,是对人的恐惧吗?

更多的时候,我觉得是对评价的恐惧。但当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,接触了足够多的人——你对他人的评价,还能残存多少敬畏心呢?

